



# 風 詩 心 賞

萧涤非著  
萧海川编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风诗心赏

萧涤非 著  
萧海川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诗心赏/萧涤非著;萧海川编.-北京:中华书局,  
2008.10

ISBN 978-7-101-06181-9

I.风… II.①萧…②萧… III.古典诗歌-文学欣  
赏-中国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9241 号

---

书 名 风诗心赏  
著 者 萧涤非  
编 者 萧海川  
责任编辑 刘树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¼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181-9  
定 价 26.00 元

## 非敢望解颐(代前言)

十年前,我曾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说:“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名曰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始终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治学经验这类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搞出什么成果,没有什么可谈的。有些共同性的东西,人所共晓,也用不着重复。因此有同志来采访,我向不多谈。现在光乾应约写我的传略,坚持要我说一下治学的体会。粗粗想来,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注重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在治学上这是个首要问题,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是行不通,也搞不好的。如果说我那本写于解放前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还不无可取之处,那也是由于得到《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两句话的启发。因此,解放初期,我感到迫切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这方面的学习使我眼界大为开阔。

在《杜甫研究》中敢于用较大的篇幅来分析叙述杜诗的艺术性，并专辟了《杜诗的体裁》一章，指出：“杜甫的伟大，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杜甫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突破儒家思想，主要是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这些论述，我以为还是比较恰切的。在实践中，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有鲁迅先生如下一段名言：“我总以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这是鲁迅先生现身说法的经验之谈，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二，熟悉研究对象。比如研究一个作家，首先就得熟悉这作家的全部作品，越熟越好越有用。我自己对汉乐府就很熟，像《孔雀东南飞》这样一千多字的长篇，至今还能背诵，对杜诗也大都如此。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熟悉对象的好处，杜甫《新婚别》有这样两句：“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仇注是这样解释的：“嫁时将鸡狗以往，欲为室家长久计也。”这显然是错误的，不近情理，不合事实。所以杨伦的《杜诗镜铨》不同意仇氏的说法，改注为“用谚语”。但因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谚语，宋时才有记载，唐代却找不到文献上的依据，所以杨伦也只能虚晃一笔，这是不能折服仇氏的。我最初也没有找到，但却径直地注上“即俗语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总觉得有些歉然。后来，无意中在王建诗里发现“我身不及逐鸡飞”之句，我不觉大喜，因为它证明唐时

确有这一谚语。由此可见,如不熟悉研究对象,有些有用的材料也会当面错过。至于前边说到的“以杜解杜”,如不熟悉全部杜诗,也就谈不上。

至于如何才能比较好地熟悉研究对象,我认为最好是对研究对象有热情,感兴趣,以至于爱得入迷。曾有同志要我谈谈几十年来治杜诗的甘苦,我觉得,对于一个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觉得苦。对杜诗的热爱就要有一股废寝忘食的傻劲,常常是因为思考杜诗中的某个问题而寝食不安,如偶有所得,就是半夜三更也要起床把它记录下来。一些诗句我确是在暗诵若干遍后,深思熟虑才懂得的。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玉帽锦衣,况余白首”两句,前人读不懂,有的说上下文不接气,有的还要改动原文。我开始也读不懂,但却迷上了这个问题,经仔细玩味,才渐渐懂得这是杜甫“以诗为文”,省去了公孙大娘这个主语,其实是说,那时我尚童稚,而公孙大娘已是一个妙龄女郎,现在连我都白了头,公孙大娘就更不用提了。我很欣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宋词来比喻做学问的三种境界,特别是其中第二种境界,对于每个搞学问的人来说,没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种忘我的热情,是不可能做出什么成就的。

第三,掌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我的治学,从纵的方向看,由《历代风诗选》到《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再到《杜甫研究》,是由博而专的。但从横的方向,从某一书的

具体研究情况看，却又是由专而博的。可见专离不开博，也无不博之专。当年黄节先生给我那篇乐府史论文下评语，就有“取材甚富”，“此非全观诸家作品，不能有此确证”，“可知著者统观兼营，方能辨别如此之确当”等语，正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先生对我的鼓励。后来，研究杜诗也是这样进行的。博与专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博是重要的，不博，也就不能成其所谓的专。但二者之间，也有个先后次序问题。应以专为先。

第四，教研结合。我的著作，大抵经过了先开课，后发表，再出版这么三步。我认为这样做很有益处，因为可以收集到同学们的反映和读者的意见，特别是课堂讲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一个提高水平的有利条件。所以，在高校乃至中小学校从事教学的同志，最好把自己的科研项目 and 学校的必修或选修课的课堂教学结合起来。

第五，严谨认真。这应是在教学、科研以及行事上的一贯作风。没有把握的东西，从不发表；要发表的总要有新意；对于已发表的，如无足够论据推翻，也绝不轻易改变。“文革”中，我曾宁肯发誓不再谈杜诗，也绝不随风转舵，人云亦云。“实事求是”也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品德。所以如果自己确实错了，就毫不含糊地加以改正。我最反对说空话，注重言必有据。前时某些理论研究文章，满纸新名词、新术语，十分艰深晦涩，让人看不懂，这种文风要不得。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就应面对中国文学实际，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并认真加以研讨解决。引用外人的

理论观点,引进新名词新术语,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其他,像苏轼讥评扬雄那样“故作艰深以文其浅陋”。

我一向最讲究“认真”二字,最厌恶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粗枝大叶的马虎作风。有时,对光乾的写作提意见,他说,我的认真,简直有点近于“苛刻”,一时叫人受不了。然而,事实上是他最受益的地方。他还说,特别是当他看到我带病伏几,时而用毛笔勾划,时而用钢笔增补,那个比他自己写作还要呕心的认真劲,他的恼火没有了,真服了我了。可见认真是做学问应有的品格,对于青年人的成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锻炼。我的几个研究生也都有这个体会。不止是写作,认真还在于处处为读者着想。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读者想知道什么,你要告诉读者什么,都应当讲明白,否则就是害人。所以,有编辑同志说,就连我的手稿,也都誊写得清清楚楚。我录取研究生,也把是否认真作为一条重要标准。我早年说过:“永念先师故,未欲一字苟。”这话就很可以用来概括我的治学态度。

1990年

(本文原为萧涤非先生为《萧涤非传略》以作者口吻亲笔增补的一节。现恢复为先生自述。见《二十世纪的杜甫》,华艺出版社2006年版;《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上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 例言

本书在“心赏”上，随情适性，不拘一格。并没有多么严格的体例，但也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关于风诗。风诗，就是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哀乐的写实的诗歌，就是民歌和受民歌影响的诗歌，也就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文学珠玉。风诗就是“风”。萧涤非先生说：“什么是‘风’？这便是《诗经》中的‘二南’和‘十三国风’，这便是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一句话，这便是生动活泼的人民的语言——民歌。什么是骚和雅？这便是接近民歌受民歌影响的文人制作。”黄节先生有《汉魏乐府风笺》，专指《相和歌》和《杂曲》。闻一多先生有《风诗类钞》，专指《国风》。萧涤非先生早年在清华读书，黄节先生开了六门课，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诗经》和《汉魏乐府风笺》。因此，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历代风诗选》，把从《诗经》以下直到清末黄遵宪，所有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孤儿寡母之哭声，仓浪黄泉之叹息，在他心里留下不泯的

印象。由此先生研究古典诗歌主要侧重于风诗，并树起他一生学术研究的两座高峰：汉乐府和杜甫诗。从《风诗类钞》《汉魏乐府风笺》到《历代风诗选》（及其研究院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呈现出一种继承与创新的顺延的关系。风诗以忧患意识为风标，是中国历代诗歌的精华，“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范文澜《中国通史》），“可当社会史料、文化史料来读，对于文学的欣赏只有帮助无损害”（《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序例提纲》）。风诗传统，源远流长，足可赏鉴。因此本书编辑的思路是在通俗性前提下，力求为普通读者在有限范围内显现风诗从古代到当代一脉相承的粗线条轮廓。主要选录萧先生有关汉魏六朝隋唐宋以及当代风诗名篇的鉴赏文字，金元明清部分尚未发现有先生的赏析，暂付阙如。

第二，关于心赏。心赏，本谓心所爱乐也。取自萧先生诗“敢云心赏绝”。此两字唐人常用。张九龄诗：“良辰不可遇，心赏更蹉跎。”白居易也有“心赏期在兹”“可怜心赏处”之句。这里就是欣赏，就是用人道的精神、历史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去解读写实作品。萧先生说：“分析、理解是欣赏的基础，有时它本身就是欣赏，比如你解释得对，有说服力，读者都点头，这就是欣赏。”（吴明贤《恩师萧涤非先生二三事》）这主要是从对面、从效果来说的。从自身的过程而言，萧先生的心赏风诗，和杜甫的“亲风雅”“近风骚”正相一致，就是要向民歌学习。杨伦《杜诗镜铨》说：“惟设身处地，因诗以得其人，因人以论其世，虽

一登临感兴之暂、述事咏物之微，皆指归有在，不为徒作。”这就是以诗为主的知人论世法。其关键在于“设身处地”，就是“感情移入”，推心置腹地与诗人作思想情感的交流，达到“但觉为吾诗，而忘其为子美诗也”的境界。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说：“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这就是心赏。然而诗歌乃是一种情感的东西，浅尝辄止，易存一种玩忽诗歌之心，所以推究先生之心之所以爱乐风诗者，“乃将以启发人之善心，使百姓同归于和，而非以满足个人耳目之欲望”（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就是培养人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人道精神和忧患意识，而不仅仅是个人审美感受。这也就是闻一多、朱自清两先生倡导的“用白话注解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通俗化的路子。让风诗的情影，在今人的心赏中鲜活起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这就是本书编选的目的。

第三，关于编排。古往今来，鉴赏体式林林总总。袁行霈先生《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序言》说：“宋代以后的诗话、词话以及戏曲、小说的评点，大多以鉴赏为主要内容。”“考据和批评的作用在于帮助鉴赏。”该书《凡例》又说：“赏析文章应是可供鉴赏的散文。”黄节先生则说：“发为文章用笺注。”原来鉴赏是可以论、可以讲、可以评、可以笺的如快活林事，大可不必正襟危坐式的受难。本书借重鉴赏学观点，按照散文、诗话、笺注三种体式，分为正

文和附录一、附录二这样三个部分。正文为历代风诗心赏二十七篇，按当初发表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东电台播讲的原稿编入。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向以“辞章优美”为人称道。故非甚有碍，不加点窜，以存真相。但个别地方，据原意在文字上稍做技术性处理，不是擅改。其中谈《孤儿行》《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是先生为培养而与光乾合作的。谈《东门行》（本词）和《耒阳溪夜行》两篇是最近用先生原文改写的，如有不妥，我们负责。谈杜诗的有十三篇，杜甫热爱民歌而且学得最好。《秋兴》和《登高》为合作，分别由刘乃昌、王洲明先生执笔，作为纪念就收入了。刘禹锡的诗清新通俗，富有民歌特色，在唐诗中别开生面，这里谈了七篇。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诗人的诗词创作，是中国革命的诗史，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是主张学习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故作为当代风诗，选析他的一篇上乘之作。附录一为历代风诗话，也就是“汉魏六朝隋唐宋乐府诗词话”。选诗八十首、词三首，大多剪辑原著而成，长长短短，灵活多样，准确透彻，意趣盎然。尤其是按文学史顺序，凡所著录，概属全首，以方便读者在评点中诵读。这比《诗话总龟》《历代诗话》等传统诗话断章摘句的方法更为系统。尚属首见。这表明，本书不论以何种方式，都是赏析全首。寻章摘句的不收。附录二为萧涤非风诗笺注，选五首。录自《有是斋诗草笺注》，以见风诗在当代的延续，以显示创作与鉴赏相辅相成的关系。萧先生不仅是诗学家也是诗人，他

的诗堪称中国当代学者的诗史，记录了所处时代的变迁和他一生的哀乐，世称“当代之杜甫”。此亦梁启超先生所谓：“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本书名《风诗心赏》，本有二义，一为先生对风诗的欣赏，二为对先生风诗的欣赏。赏析萧先生所写的风诗，也是题中之义。故酌录笺注。眼睛向下是一种境界的提升。本书三部分均以作品写作的时代先后为序。

第四，关于写作。萧先生写鉴赏里面有他的人在这。这是最突出的一点。虽然“最要紧的是把该作品吃透”，但却“非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例如他学术性论文的绝笔《学习毛泽东〈贺新郎·读史〉》，是在相濡以沫五十三年的老伴刚刚去世，身体状况、生活条件大不如前的情况下，足足写了一个月，连春节都没过，有时甚至破戒抽了烟才写成的。老友臧克家先生在病榻读到这六千字，眼泪欲流，感慨万千。我们从中不仅可见他的史识、学养、沧桑之感，更依稀可见他力疾伏案的身影，他的顽强！又如《谈左思的〈娇女诗〉》，李剑锋教授指出：“从形式上来看是一篇赏析文章，但事实上是一篇因学术含量高而将传之不朽的学术论文。”“到今天为止，学术界对《娇女诗》的整体理解基本上还没有走出萧先生的视野。”（《萧涤非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上的贡献与启示》）其实这里面也深含他抗战期间幼女夭亡之悲和终无女可念之叹（请参见附录二《早断》诗）。这就是“先生为人做事的讲究、重情和细致”（王洲明《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

文学史》的方法论意义》),他治学和为人的高度一致性的明证。所以写鉴赏往往是检验一个人学术与人品高下的试金石。林继中先生说:“赏析往往是‘软考证’,是活的考证,是对诗心的准确把握。”还说:“我还想提醒读者注意,萧先生的乐府研究,对作品的艺术鉴赏是很独到的,本身就有很高的价值,决不可轻易放过。”(《萧涤非说乐府·导言》)确是经验之谈。陈祖美先生“比之以‘用钢琴演奏通俗歌曲’,实非率尔操觚者所能奏效”。(《萧涤非先生风范小识》)前年(2006年),萧涤非先生百年诞辰,山东大学隆重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大家赞扬他以心血治文、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肯定他爱国爱民在学术研究上的不朽贡献。这是大家对他的心赏,我们深受教益。

第五,关于章法。浦起龙说:“解之为道,先篇义,次节义,次语义。”准此,本书正文部分,一般先介绍作者、本事、背景、诗旨;再顺序串讲,随文注解;最后小结思想艺术特点或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各篇结构,或有小异,可免千篇一律之虞。倘若“偏遇艰处奥处,不肯一字放过,不敢一言牵率”,尽量寻根究底,提出意见。这也就是闻先生《风诗类钞》说的“以串讲通全篇大义。自上而下依次解释的直贯读法”。附录一诗话部分,各篇多作片段的评点,如主旨、诗体、本事、典故、语词,无不涉及,随文而定,多是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可谓快餐。沿用浅近文言者,亦情趣隽永。如评《子夜变歌》,借曲调之名,歌子夜时情

变,谓“双关中之妙品”。《地驱乐歌辞》“老女不嫁,跼地呼天!”谓“更无一点忸怩羞涩之态。真是快人快语,泼辣无比”。评《幽州马客吟》谓“‘有钱始作人’,一语破的,自是阅历之谈”。也有系统指点的,如对《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秦妇吟》“可称为乐府中之三杰”的评点;对《王明君辞》的研究,总结王昭君和亲的故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对于属历史故事类文学题材的研究,提示了门径。朱自清先生说:“诗话可以补注本、评本之不及。大抵片断的多,系统的少。”还说“章学诚分诗话为论诗及事与及辞两种,最为明白”,可知诗话的一般路数。附录二的“笺注”,例同原著,编年之中分别标明诗体,每首三步笺注:先解题,介绍背景主题,再注释典故词语,多两句一笺,宁失之繁,不失诸陋。有问题的地方偏不放过,力申己见。

第六,关于方法。二十多年前,刘国盈先生就说:“名家析名篇可宝贵的,是注重导之以方法。如知人论世是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则,如何把人、世和具体作品结合在一起进行,萧涤非先生所写的《谈〈石壕吏〉》是很好的范例。”(《名家析名篇·前言》)和杜甫诗一样,风诗也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真”和“大”。从鉴赏来说,所谓“知人论世”也可以说就是“求真求大”。所谓“求真”就是有真情,关注平民灵魂。萧先生早年说过:“关于‘知人’这层,我以为最好是多从人伦和日常行事一方面去着眼,去下手。因为这正是人格性情具体表现和流露处。”

如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写夫妻情爱,那是何等样的深厚!“三吏三别”写人民在极端苦难中的爱国精神,又是何等样的赤忱!林继中先生说:“杜甫的‘真’,反过来又强化了萧先生求真的执著。这种执著,有时颇近冷峻,使一些人至今不释。”并总结道:“萧先生治学,自《历代风诗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至《杜甫研究》,无不倾情于‘平民文学’,而一以贯之的便是这种求真的精神。”(《直取性情真——怀念萧涤非师》)“求真如痴”(李从军语)。

所谓“求大”,就是有大气,关注社会现实、民生疾苦的各个方面,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顾及全篇、全人及其所处的社会状态的“三顾及”。萧先生说:“所谓论世,这在我的意思是指‘足以观风俗,知薄厚’,描写社会病态的一类诗歌。”例如他对《又呈吴郎》的赏析,令人至今读来“仿佛还能听见诗人杜甫当时心脏怦怦然的跳动”。这就是有大气,就是以人道主义看社会炎凉。林继中先生曾说:“此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推导工夫,最具大气。”他认为:“萧先生的大气,正体现在能以大观小,以小见大,于平实中见博大精深。”而且“这种理论勇气更多的是体现在平常的做学问中。”(《萧涤非说乐府·导言》)最近,他指出:三十年前,1978年,萧先生以耄耋之年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十三年间曾两次亲率校注组远行六省,考察杜甫遗迹,“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在实地考察中,盘活文本与文献资料”(《萧涤非与杜诗学的现代转型》),很有见地。但事实上如果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大家去谒



灵，各自想拳经。”恐怕再好的观念也可惜了。萧先生说：“吾人纵不能为老杜之大，犹当效法其‘真’，则于诗之一道，庶几有所得乎。”这对于浏览本书的朋友，或许不无借鉴的意义。

第七，关于手法。除了校勘、训诂、考据等一般的而外，萧先生习惯用比较。他说：“比较，确是一个很好的容易说明问题的研究方法，但要做到恰到好处也颇不容易。”比如说汉乐府表现的女性大都温厚贞庄，以礼义为情感之节文，而南朝多写男女相悦之妖冶娇羞、北朝女性的决绝刚劲、泼辣无比，歧然不同；说曹植《美女篇》惟杜甫《新婚别》可以伯仲等等，便是比较的结果。他如杜甫与唐彦谦的诗等，都有比较。萧先生还说：“我们不仅可以在同类作品上进行比较，对作家的思想也可以作比较。前人就曾比较过杜甫和白居易的世界观。”

再是“从词语入手”。这里指的不是一般的训诂，而是“足以发明言外之意”，那超出文字蹊径以外的妙旨精义。“在诗人‘欲说还休’的地方，在没有文字的地方，读出文字来！”如《望岳》首句的“夫”字，《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的“潜”字，《江畔独步寻花》“稠花乱蕊裹江滨”的“裹”字，“萧先生体会到了文字表面背后的感情色彩”，“读出新意，读出体会”（王培元《抉隐发微 以小见大》），而且符合古人语言习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以语词解读破译古文学，乃先生治学之利器”（林继中《萧涤非说乐府·导言》）。《杜诗镜铨》说：“知诗外自有事在，